

## 传统与现代：寻找吉尔吉斯社会中的“游牧因子”

王涛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中亚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在欧亚大陆各地经常能看到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互动的印记。这种互动为一个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基于两种文明的生活方式——游牧和定居，也在相互影响。这种互动和影响在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中亚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明遗迹。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互动不仅改变了中亚地区民众原有的生活方式，更让中亚各国陷入国家发展选择的两难：遵照传统还是顺应当代发展潮流。这种“选择困难症”在苏联解体初期尤为明显。

苏联解体至今已近30年，从这一时期中亚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选择困难症”的影响仍在持续。中亚地区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发展水平较低，不同国家间差异较大。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例，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两国的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皆具有游牧文明底蕴，又在近代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变量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一因素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致。那么，在这近30年的发展中，这一变量是否仍对两国的发展产生相似的影响？吉尔吉斯社会中的“游牧因子”是否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

本文并非旨在充分解答这些问题，不过作为一名地区研究人员，我希望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着更为立体的了解。带着诸多疑问，我曾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为期一年的访学。下文我将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介绍和剖析，以期对上面的一些疑惑进行简要解答。

### 初入吉尔吉斯社会：从一场婚礼到“文化休克”

吉尔吉斯族主要分布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新疆（注：国

内称“柯尔克孜族”）等地。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吉尔吉斯族主要生活在天山和阿赖山之间。吉尔吉斯族在形成前后一直实行游牧的生活方式，历史上几次较大的文明碰撞并未对吉尔吉斯族的生活方式产生绝对性影响，这可能有以下几重原因：（一）帝国征服的目的并非对该地区进行“同化”，而主要是为了扩张领土，如蒙古帝国对中亚的征服。蒙古帝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游牧帝国，蒙古族与中亚本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具备相似性，因此游牧的部落社会结构未遭到严重冲击。（二）帝国征服带来了新的宗教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上的生活方式并未与物质上的游牧生活方式产生严重冲突，如阿拉伯帝国和帖木儿帝国对本地区的统治。（三）与地区内的农耕文明相比，草原文明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这一现象从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波斯和沙俄先后征服中亚，游牧民族的优势在中亚地区终结。沙俄全面征服中亚后，开始在经济方面对中亚进行改造。苏联建立后开展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彻底改变了中亚原有的社会形态，自此，中亚各民族走上了与本民族传统截然不同的道路。

提及历史背景的主要目的在于佐证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即中亚地区既传统又保守。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复兴的宗教文化等亦能说明这一观点。那这一观点是否能充分反映当前中亚社会的真实状况？下面从我参加的一场婚礼说起。

在入境吉尔吉斯斯坦一个月后，我在朋友的邀请下参加了一场吉尔吉斯族婚礼。整场婚礼给我的感觉是内容极其丰富，传统与现代结合，在歌曲和舞蹈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从新郎新娘的服饰上来说，新郎一般穿西服，头戴吉尔吉斯族传统毡帽(Kalpak)，新娘穿具有现代气息且不失传统的婚纱。在新郎新娘入场后，由歌手演唱传统的吉尔吉斯民族歌曲并送上新婚祝福。之后由亲人和主要的宾客逐一送上新婚祝福。

在这一环节我在朋友的邀请下也上台送上了祝福。与其他人用母语（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民众在生活中很少用俄语）长篇大论式的祝福不同，我只能以俄语送上简单的祝福。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大家在听到我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用俄语祝福后，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图1 新郎新娘在亲人陪伴下接受宾客祝福。  
图中吉尔吉斯族男子头戴传统毡帽，新郎此时已脱帽。作者拍摄

接下来的舞蹈环节更是让我“大跌眼镜”。不管男女老少，都上台跳舞，能歌善舞用来形容吉尔吉斯族实不为过。比较有趣的是，年轻男女一般在一起跳。按照当时的场景来说，我不觉得“保守”一词用得恰当，在舞蹈中年轻人表现得足够开放。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拿其它地区的“开放”标准来衡量吉尔吉斯族的开放程度，这是失之偏颇的。因为我注意到，在跳舞的过程中，大家只是以舞蹈表达现场的欢乐情绪，没有任何越界和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



图2 婚礼上提供的食品。既有传统的馕及各种面粉制品和肉类，也有沙拉、糖果、甜点，传统与现代结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除了果汁和碳酸饮料外，伏特加和红酒也被摆上餐桌作者拍摄

鉴于此，我这个外国人倒显得拘束和保守了。这也许与个人性格相关。不过，在随后的访学生活中，我不止一次见到年轻人在艳阳高照下伴着音乐热舞

的场景。所以，用保守和传统来形容吉尔吉斯族就显得“保守”了。尽管初入吉尔吉斯社会，在这场婚礼上的所见所闻仍让我有陷入“文化休克”的感觉，因为除了一些学理性的认知，以前很多基础性的认知失之偏颇。

其实，“游牧因子”在婚礼上也得到充分展现，比如新郎所戴的毡帽。作为吉尔吉斯族的重要象征，每年的3月5日（自2011年起）被定为“毡帽日”。毡帽除了作为节日服装穿戴外，更是普通民众日常穿戴的头饰，它不仅防晒，而且防雨，这符合吉尔吉斯族传统游牧生活的要求。毡帽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族参加重要场合必须佩戴的头饰，没有人会觉得戴上毡帽让自己显得突兀，大家只会觉得这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

### 初识吉尔吉斯族社会结构：传统与现代交错

如果说上文所述只是发现了一些吉尔吉斯族社会中“游牧因子”的话，那么在随后的访学中，我找到和见证了更多的游牧民族的影子。尽管吉尔吉斯历史上被不同的文明或帝国征服并统治过，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从未被吉尔吉斯族抛弃，沙俄也未能做到这一点。苏联时期，大量吉尔吉斯牧民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开始参与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随着苏联国力增强，吉尔吉斯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许多民众抛弃。一直到苏联解体后，大量民族传统回归，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游牧的生活方式虽有所保留，却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发展环境了。

需要指出的是，自沙俄统治中亚起，中亚社会经历了“开化”的过程。这一说法得到许多人，包括中亚本地人的认同，同时也受到不少人反对，如乌兹别克族就认为在沙俄征服前本民族发展水平高于其他民族，“开化”一说不恰当。事实上，在沙俄从经济上开发中亚前，本地区的发展水平极为落后，尤其是没有国家形态、只有类似社会组织的游牧民族，它们的前现代特征极为明显。

为了寻找更多的“游牧因子”，我经常随当地朋友去参加一些活动。比较有趣的是有一次随朋友去牧场，这次经历让我对吉尔吉斯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6月的吉尔吉斯斯坦天气少了湿润，尤其是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南方。炎炎夏日，我在朋友的邀请下随朋友一家前往夏日牧场过周末。驱车经过一段路况好坏差异明显的路段后，我们驶入一望无际的草原。一路风景倒也让人怡然自得，也许是缺乏资金未开发或人口少的缘故，吉尔吉斯斯坦的自然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我们沿着已有的车辙前进，有些泥泞路段经过阳光暴晒形成的坑洼给行车造成极大困难，同行的一辆车在途中停了好几次让发动机休息，这才得以驱车两个小时达到目的地。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从车辙两旁的草地中行进。草场作为传统牧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没有人愿意破坏。

与近些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兴起的游牧生活体验类旅行不同，我们前往的是一个真正的牧民家庭。到达目的地后，首先按照传统习俗，牧民一家的小孩拿来水壶协助来客洗手，之后进入毡房。我朋友一家来之前已经为牧民一家购买了一些生活物资，如蔬菜、果汁等，这在牧场是无法获得的。牧民也无法经常前往市区购买这些物资。



图3 吉尔吉斯族牧民毡房。图中左侧小帐篷为厨房，左下木架用来晾晒牧民自制的食物；右侧毡房作休息、待客、用餐之用 作者拍摄

送完这些物资后，我们便开始自由活动。在草场中有成群的马匹在驰骋，羊群和牛群也在牧人的驱赶下前往更加肥美的草地，显然毡房周围的草地并不是放牧的最优选择。这也算是对牧民生活环境的一种保护，须知草地生态是很脆弱的。牧民的毡房建在一条小溪旁，这是为了取水方便。在吉尔吉斯斯坦，饮用水多为高山雪水，因此牧民不用担心饮水安全问题。在小溪对面有另一个牧民家庭。我轻易地跨过小溪到了对面。对面的女主人看到我过来后便开始交

谈。她应该是觉得我的吉尔吉斯语实在无法达到自由沟通的地步，使用她可能很长时间未说的略显生硬的俄语和我交流。交谈中女主人得知我来自中国后显得异常兴奋，她说自己的大女儿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并且选择报考的就是当地的孔子学院。这段交谈目前来看只是一段插曲，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对吉尔吉斯族的民族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先按下不表。



用餐时间开始后，所有人返回毡房席地坐在已经铺好的毯子上，大家围着中间的食物和饮品坐成一圈。

我朋友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他将已经煮好的羊肉切片分给客人。这一做法我不止一次在类似的聚餐中看到，这是吉尔吉斯族传统游牧部落社会的重要特征，我朋友的父亲则在此次聚会中充当了长老的角色。在当代的吉尔吉斯斯坦，部落制仍然存在，尤其在一些偏远山区，部落长老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有着绝对权威。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在继承权中，与定居民族尊崇嫡长子继承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则坚持幼子守业，在当代的吉尔吉斯社会中也是如此。我朋友是家里的幼子，因此对父母的房产有绝对的继承权。他自己也亲口承认这一点。

在用餐一半时，之前有过交谈的另一个牧民家庭的女主人提着一大桶酸马奶(Kumis)走了进来。酸马奶是吉尔吉斯族的传统饮品，在夏天尤为受到当地人的喜爱。女主人给所有人倒完酸马奶后便走了出去。我觉得可能是我与她之

前的交谈让她感到高兴，所以才前来赠饮。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原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游牧民族的热情好客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 结 语

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有赖于科技革命衍生出的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从这个方面来看，吉尔吉斯斯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不足。这有诸多原因，如政策、资金、人力资源不足等，但其实从吉尔吉斯族的游牧传统中也许同样能找到答案。

苏联解体近30年来，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发展的交错始终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展。被诟病实行“部落式”、“家族式”统治的前总统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是典型代表，任人唯亲、任人唯忠盛行一时。从微观层面来讲，一些人仍未摆脱旧有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人则早已拥抱现代化生活，只能以“客位”的方式再次回看深埋于民族血液的“游牧因子”。

我个人认为，吉尔吉斯族对游牧民族传统的坚守让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更为激烈。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两次政权非正常更迭的重要原因。在政治不稳定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文中所述的两件小事虽如日常琐事一般，却让我对吉尔吉斯族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吉尔吉斯族“游牧因子”不会消亡，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不同的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